

老王的事故

老王的故事

(藝文)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老王的故事

老王是一個做莊稼的人，自幼不識字。他九歲的時候，把他父親留下的一張地契，拿來糊風箏。這事幸虧被他的叔父看見了，從他手裏奪過地契，並且罵了他一頓。他還大哭大鬧，說他的叔叔太刻薄，連風箏都不許他糊。

老王已經二十歲了，還是一個大字不識。

他的姑丈在外做生意，賺了點錢。因為憐恤老王家裏

窮苦，從郵局與他家推了一張十塊錢的匯票來。

他收到他姑丈的信，拆開一看，莫名其妙，便拿去找茶舖裏李掌櫃替他看。

李掌櫃知道他不識字，把他姑丈寄來的匯票騙到手，並且替他簽上一個字，到縣裏郵局去把十塊錢取出來，老王一點也不知道。

老王因爲在家沒事做，替人在田裏作粗活。他從來沒有出過遠門。

有一天，他的東家病了，叫他趕牛車到城裏去賣糧。

天剛亮，他就起身。他因為是頭一次進城，非常高興，手上搖著鞭子，口裏哼著小曲，不知不覺已經走了幾十里路。忽然他來到一個山坡，前面一顆大樹上，釘着一個大木牌，上面寫著兩行字。老王本是一字不識的青年，自然不認得說些什麼，他也不去睬他，只管往前走。猛不隄防，咕咚一聲，連牛帶車一齊陷入地裏。老王也從車上滾下來，頭破血流。哎呀，老王的車子吊在狼阱裏了。原來樹上的牌子寫著『下有狼阱，行人止步。』老王不認得字，所以冤枉受了這個驚。

對面山上的獵戶，聽見響聲，以爲阱裏捉着狼了，出來一看，才知是老王。趕緊叫人幫他拉出車子和牛來，還要他賠修狼阱。

老王不小心，著了涼，頭痛眼花，渾身發燒，急得不得。他的東家告訴他到藥舖裏去抓一服藥吃吃。剛巧東家的騾子也病了，亂踢亂叫，不吃東西。東家叫老王也給騾子抓一服藥。

老王掙扎着，一步一步的走了十來里地，才到鎮上的藥舖。藥舖的掌櫃，替他看了脈，開一個藥方，把藥配

好了包起，又包了一包騾子吃的藥，都交給老王。兩個藥包差不多一樣大小，藥舖裏掌櫃對他說：『這包是你的藥，這包是騾子的藥，都寫明白，別弄錯了。』老王答應着說：『不能弄錯。』他付了錢，便慢慢地步了回去。

他走到家裏：『哎呀！那一包是我吃的藥呢？』老王自己已不小心，記不清楚了。他不認得字，兩個藥包又一樣大，怎麼辦呢？『大概右手裏拿的那包藥是我的吧。』老王把藥放在洋鐵壺裏，熬好了，吃了一大碗，躺在牀上休

息。

不好了！老王的頭越痛了！身上越燒了！睡在床上呻喚。他的東家聽見了，跑來問他：

『你吃了藥沒有。』

『吃了。』

『騾子的藥呢？』

『還沒熬呢。』

『在那裏？』

『在桌上。』

東家拿起藥包，打開一看說：『可了不得！老王你把藥吃錯了！你吃了騾子的藥了！』老王已經睡糊塗了。累得東家連忙找醫生來，給他吃了好幾服解藥，才慢慢地好起來。可憐老王已經病了一個多月，這又是吃了不識字的虧了！

老王自從吃錯了藥，害了一場大病，自己漸漸知道識字讀書的好處，不敢再對人講：『我是種莊稼的人，用不着識字，他們有錢沒有事做的人才去讀書做官，我們不識字不讀書倒是守本分哩。』他現在看見人家會識字

讀書，生了一種羨慕的心，也想有工夫去學幾個日用的字，但是沒有機會。

轉眼又到年下了。老王的東家請人寫了兩副紅紙對聯，一副是『忠厚傳家久，詩書繼世長。』一副是：『上天奏好事，回宮降吉祥。』老王的東家本來要自己去貼這兩副對聯的，已經把漿糊預備好了。正要貼，有一位至好的朋友來看他，一定要拉他到鎮上去買東西下館子。他沒有法，只好把對子交與老王，說：『這副是大門上的，那副是廚房門口的，不要弄錯了。』老王連聲答應

說：『放心罷，不會錯。』

老王剛要刷漿糊，他的鄰居同事李三過來，高高興興的來請老王去喝一杯酒。他不容老王分說，拉著就走。老王到他家裏喝了四五杯熱白乾，才得回家。老王喝酒多了，覺得頭昏眼花的。他還要去貼對聯，但是記不清楚那一副應該貼在那裏，自己又不識得一個字。他怕東家回來，看見對子還沒貼，必定生氣，他又找不着人問，只好瞎猜着就都貼上了。

東家回來了，走到大門口，抬頭一看，門扇上貼『回

宮降吉祥，忠厚傳家久。』不由得怒從心上起，大聲叫老王來。老王喝了酒，有點發暈，走到屋裏，便躺下睡着了。

東家叫老王不答應，跑到他屋子去，從坑上把他拉下來，對他說：『你回家罷，我不用你這樣糊塗的人。』可憐老王因為不識字，錯貼了對聯，把飯碗也丟掉了。

老王自從被他的東家攆出，就到縣城裏作小買賣，每天賣些瓜子，落花生，各樣雜糖。縣衙門和兵營兩處生意最多。他貪圖多賣，就賒起賬來。起初一兩個人賒，他

還能記。以後賒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，專憑心記就不行了。他於是買了一個賬本，開始記賬，他就劃一個×，又有一個人欠他的賬，他就畫兩個×作記號。買瓜子就畫一個瓜子，買花生就畫一個花生，買糖就畫一個圓圈。買多少包就點多少點。他這法子起初倒是簡單，後來欠賬的人多了，欠的賬也多了，他畫來畫去漸漸的覺得太費事了，並且常常鬧錯，人也記不清了，數目也弄混了，他真苦惱極了。許多人都知道他記賬法子很笨，都想白吃他。一天他聽說衙門裏發了餉，就去要賬，噫

喇出來一群人問他：『那個欠你的錢？拿出賬來看。』他就把賬本拿出來說：『就是這，都在這裏。』那些衙役們就問：『那一筆寫的是我的賬？』他張口結舌，一時說不出來。這一群差役們你一拳，我一腳，把老王打得非常可憐，硬說老王訛詐。老王只得認自己倒霉，抱着腦袋跑了。

老王自從在縣城裏被打，買賣歇業以後，有人介紹他到別處去做事，他走到半路上遇見一條大河，攔阻去路，他看有一條木橋，想準可以過去。橋頭上有一個寫

着字的大木牌，他想還是赶快的過去好，大木牌一定沒有什麼關係，不必管牠。他由西岸走的橋當中，有一段木版已經拆朽了，他只顧揚頭向前看，不提防把全身栽倒水中，手腳亂擺亂動，頭向上亂鑽，大聲喊『救人哪！救人哪！』他已經喝了幾口黃湯，眼看性命就要不保。幸而擺渡過往行人的船，由東岸來到他旁邊，把他救到船上。他的肚子已經脹了，不住的吐水。擺船的人向他說：『你這人又可憐又可惱，你沒有看橋頭上的木牌上寫着「此橋已壞，不可行走」嗎？』他一邊吐一邊斷斷

續續的說：『我不認識字啊！』

老王掉在河裏差一點沒淹死，在擺渡人的家裏休養了幾天。回到縣城裏，有另一個人介紹他到另一個外縣去。這人累次三番的對他說投奔人的姓名住處，還恐他記不住，又替他寫了一封信，在信封上把姓名住處寫得非常清楚，又囑咐他：『你要是忘記了，可以拿出這信封去問人。』他走了兩天才到，告訴他去投奔這人的姓名，他已經忘記了。遇見幾個人，他就拿出信來問。這幾個人說：『我們都是鄉下的人，都不認識字，請你問

他們常在城裏作買賣的人！』眼前又遇見一個賣饅頭的，他轆到近前說：『求你替我看幾個字！』這個賣饅頭的說：『大哥！我和你一樣，你不認識字，我也不認識字！』

老王請賣饅頭的替他看信封，賣饅頭的既然和他一樣不認識字，他就趕緊向前走了，恰巧遇見一個小學生，他就求這小學生替他看。這小學生就詳詳細細對他說：『你找這人姓陳，叫陳老茂，他在西街路北住。他現在開着豆腐店，他和他的隣居的門面差不多，但他的門上

貼著生意對聯，寫着「生意興隆通四海，財源茂盛達三江。」你看一看再進去，就沒錯了。」他模模糊糊，沒聽十分清楚就走了。他到西街上，果然看見兩個差不多的大門，他就急忙進去了，正正進錯了，進到陳老茂的隣家去了。看家的狗撲他咬，一忽兒，男主人女主人都出來了，都說：『那裏來的這撒野的東西，瞎望人家院裏跑，滾出去！』男主人不容分說就把他拉出來，照着他的臉上，打了好幾大巴掌。傍邊來了幾個看熱鬧的人，忙把他們拉開，問老王：『你到底找誰的？』老王

說：『我找陳老茂。』衆人說：『陳老茂在這緊隔壁，他的門上貼的是生意對聯。這邊是住宅，你沒看見門傍貼着「此處住宅，不可進內」嗎？』老王也沒心聽衆人的話，只顧用手撫着他發燒發熱的臉。

老王見着了陳老茂。陳老茂的鋪子裏人很多，也沒有事情給他作，只替他寫了一封信，說「你上北京找我們的親戚去吧。他那裏或者能替你找點事情作。」他拿着信，攬着小包袱就走了。他沒有許多錢，他打算順鐵路走一半，坐一半火車。走了半天，他覺着非常累了，枕

着小包袱，就躺在鐵道上。這段鐵路是下坡，車開到這裏非常快，還不容易收開停住，傍邊立着一個『小心火車』的牌子，他也沒理會，就叫他理會了，他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他竟沉沉的睡去了。一忽兒來了一列車，開車的老遠就放氣號，嗚嗚的振人耳朵，他也不醒，開車的怕鬧亂子，老遠就慢慢把車停着了。火車上添煤的非常有氣，拿起添煤鐵鏟的木把，照着他打了四五下，他醒了非常發楞，壓車的巡警，又要把他帶走。他和人家說了許多好話，才算饒了他。

老王在路上步行了四天，纔買了一張到北京的火車票，坐在火車內如同駕雲一般，車外的景物轉眼即過去了。車到了天津許多人都喊『到了！』都紛紛的下車。他也不問是到了什麼地方，立在站台上的牌子他原本不認識，他也隨着別人下來了。走到出站的柵欄邊，別人交票，他也把車票交了。他出站很遠，竟辨別不清東西南北，只覺亂轟轟的到了另一個天地。他和巡警打聽東四牌樓的道，巡警說：『這裏沒有東四牌樓，你到底是上天津來的？是上北京來的？』他說：『我是上北京來』

的。『巡警說：『你錯了，這是天津。』他急忙跑回來，站在柵欄邊的剪票員已經換了。他向剪票員討取去到北京的車票，剪票員只說不知道，很不愛答理他。他再三央告，剪票員和傍邊立著的巡警嫌他麻煩，一齊罵了他一頓。他這才又玩起他的舊把戲，又張開大嘴哭了。一邊他又向別人說：『我的路費一點也沒有了，實指望今天晚上就到北京，就不怕了。誰想到不但得步行，還得討着吃啊！噯！這得幾天才能到啊！』

老王走了四天，才由天津到了北京，路徑不熟，走了許

多冤枉路，他要投奔的東四牌樓也沒找到。出了滿身汗，嘴裏很渴，非常難受，又着急要小便，又找不到相當的地方，後來實在止不住了，走到一個胡同口，解開褲子就小便。不隄防巡警過來拉住他一隻胳膊，向他說：『走吧！你在這裏小便，得受罰。』他一手提着褲子，褲子幾乎要掉，溺水仍然淋漓漓撒着，撒了滿褲滿鞋。他發了半天楞，才對巡警說：『我不知道這裏不許小便。』巡警手指着牆上的木牌說：『你沒看見這牌子上的字嗎？不是寫着「此處禁止便溺，違者處罰」嗎？』

老王說：『我不識字啊。』巡警說：『我不管你識字不，反正你在這裏小便，就得認罰。』老王於是被巡警帶到警察所去了。

老王因為隨便小便，犯了警章，被巡警帶到警察所，罰了三個月的苦力。三月已滿，老王出了警察所，在馬路上行走，想去找他們的同鄉。精神很不好，他想找一個地方靠一靠，恰好傍邊有一個又粗又高的電線桿子，上邊寫着『注意危險』，他也不理會，就靠上了。站崗的巡警看見了，剛要對他說，那裏有電將要打死你。沒

容得喊出口，他就栽倒了。眼睛也閉了，牙關也緊了，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，眼看就要死去。巡警忙着到附近買賣家去找一個濕手巾蒙在他的頭上，他才慢慢還醒過來了，算是沒被電打死。巡警問他：『你沒看見電線桿子上寫着「注意危險」嗎？』他回答仍是那套老話：『我不認識字啊。』

老王到了北京，轉眼半年多了，他投奔的鄉親也沒給他找着別的事情，只給他作保叫他拉東洋車。剛一拉的時候非常外行，瞎費許多力，一天賺錢很少。一來因爲

道路不熟，二來又不認識各街各胡同磁牌，就不免要走許多冤枉道。這都不算數，都還是輕災。有一天他遇見一個僱車的，頭戴珊瑚頂小帽，身穿長袍短褂，腳下穿着一雙很新的緞鞋，很像部裏當差的老爺。他要包一天車，講妥大洋一元，內城外城跑了一天；下午六點多鐘，到了絨線胡同一家門外，這老爺對他拋着京腔說：『你等一等！我叫聽差給你送錢來。』他左等也不見有人送錢來，右等也不見有人送錢來，直到晚上八點多鐘，也不見有一個人出來。他累了一天，肚內很餓，於

是眼前一陣一陣的發黑，肚內一陣一陣的作響。他非常着急，連着用很大的力氣，直聲直氣叫道：『老爺快給送錢來！』一忽兒出來一個老頭兒向他說：『你在這裏喊什麼？』他說：『這裏進去一位老爺，終也不給我送車錢來。』這老頭兒說：『你沒看見這裏寫着「此處穿堂門，小心欺騙」嗎？』他又照例說：『我不認識字啊！』他自己知道無法可想，只得自認倒霉，垂頭喪氣的走了。老王自己知道在這大城市裏生活不易，遂又回到鄉下去了。

老王自從到城裏來以後，受了一肚子冤氣，漸覺著『我是種莊稼的人，用不著識字』的理論，非但不可通行，而且自己找苦受的了。他就很想去讀書，但是他覺著已經說用不著識字的話了，有點不好意思。後來他又想這點難爲情的事情，總未有比在外邊吃苦那麼大，所以他決定要去讀書。

可巧他村子的南邊，設了一個平民學校，無論多大年紀，只要喜歡念書的都可進去。他見有這個機會，也就報了個名，入校讀書。

他讀了有四個月之久，居然也念了四本千字課，識得一千多字，不但會記賬了，並且還寫寫信，看看報，自己高興的非凡，有些人再要欺騙他，也騙不住他了。這時候他才知道，不識字實在是個瞎子呀，是怎樣痛苦的一件事情呀。

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
中華民國廿一年九月
初版
再版

老王的故事（一冊）
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著者 校訂者 春生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藝學部

陳筑山 瞿菊農
熊佛西 熊子滌
趙水澄 謝剛主
堵述初

出版者 發行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
實驗用本
翻印必究

